

上编 亲历抗战

抗日战争图书馆
www.krzzzjh.com

抗日战争图书馆
www.krzzzjh.com

黄鹤楼下的“七·七”事变

“七·七”事变爆发，我正在武昌。

上年8月，我就读的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停办。手里拿着准备支付一个学期的费用，从长沙来到武汉游览。逗留了二十来天才返回洞庭湖滨的家乡华容。这一次是今年3月底4月初来的，依旧住在上一次熟识的武昌粮道街一处供学生寄宿的寓所里。目的在寻求职业，没有门路，一天天虚耗时光。

粮道街在蛇山东侧。出街道南口，有一条向西穿过蛇山涵洞的马路。从涵洞近傍上山，沿着起伏的岗峦往北，到黄鹤楼大约一公里。张之洞的抱冰堂、辛亥革命新军起义用过的炮台、毫不引人注意的小土堆陈友谅墓、某名寺院等，都在这条路上。抱冰堂附近有一个小图书馆，一个报刊阅览室，还有两人合抱的大桂花树。到了这里，才知道桂花树多而且高大，为武昌独特景色。抱冰堂西侧山坡下半近代式的红瓦楼房，是清末湖北立宪运动中盖的湖北立宪公会大楼，此时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所在地。我上午的时间多半就消磨在小图书馆或阅览室里。6、7月份狭窄的市民家庭寓所闷热非常。晚饭后有时我自己，有时约

同一二人从涵洞处上山，散步到黄鹤楼，然后经汉阳门大街往南，返回住所。大街上霓虹灯闪动，几家赶时髦的商店，用扩音喇叭播放“桃花江”、“大陆歌”等唱片，翻来复去；走过繁华地段，才感到安静了许多。

7月8日晚饭后，我又一次上山由南往北信步走去。以前这时总有三五游人来往，或者在山顶亭子上纳凉聊天。今天感觉异样，一路上几乎很少碰到游人。经过某寺院缓坡往下，便是黄鹤楼。这时忽然听见前面人声嘈杂，越近越一片嗡嗡。我赶紧走向前面，发现众人聚集在那里，而且马上知道了他们谈话、吵嚷的内容：昨天日本军队发动进攻，占领卢沟桥，包围宛平城，中国军队奋起抵抗。中日战争打起来了。战事目前正在进行，情势急紧。消息今天下午传到武汉，报纸刚刚发出“号外”。我注意了一下，这时大概是八点来钟，时已黄昏。

黄鹤楼是一座多角木结构建筑。外表陈旧，早已变成了普通茶楼。去年来此，我到底层转过一下，茶座生意清淡。听人说，楼上空空如也，只可供观看近处江景。楼外地面空旷、平坦，东侧的多级石头台阶通往汉阳门码头。台阶宽阔，随地势斜行，中间有平台相间。聚集在这里的人群，散布在从楼外空地经过层层台阶到汉阳门街口。他们三五人、数十人、上百人围成一堆一团，随分随合。少数人手里拿着“号外”，别人争相传看。没有人长篇大论讲演，有人在围圈中挥动手臂，大声呼喊。我变换地点，各处听听。人们急切打问消息，凭自己的见闻，骂日本人

坏，诉说日本对中国欺侮压迫的种种横暴。他们热烈讨论和争论的问题是，战争会不会大打起来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跟日本人拼？我们不打，中国的地方能不能收回，怎么收回？大打起来，中国打得赢吗？不会亡国吗？29军干得好，可是谁知上面的主意呢？等等，等等。各讲各的，不过大家最关心和比较赞成的，一是认为不抵抗不行，应该支援29军，二是中国人多地方大，打下去不会亡国，要紧的是中国人要齐心，不能人心不齐。我粗略估计一下，8点多钟，聚集在这里的，可能近两千人。所有的人显然同我一样，是游览、散步、纳凉，路过偶然碰到一起的。他们之中各种人都有，从穿着、说话的口气、口音可以知道，有住家市民、店员、工人、人力车夫、小商贩、公务员、知识分子、学生、无职业的闲散人员和外地过路人等等，也就是他们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。这么多人共同的情绪是愤怒、兴奋、期待，等着明天的情况，最好是打胜仗的消息。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完全是偶然、意外、非预期的。他们那种情绪和所表达的占多数的看法，又是意料之中的和不可避免的。在一切已经具备的环境条件下，报纸“号外”消息，就像两块石头相撞冒出的火星，必然在瞬间点燃一场火，或引发一场爆炸。它的潜在含义，当时我只顾兴奋不已，没有形成什么概念。9点多钟在返回寓所的路上，忽然感到，这不就是爱国思想吗？不就叫民族精神吗！

到寓所以后，把黄鹤楼下的见闻告诉几个暑假将要回

家的高中学生，大家热烈议论了一番。第二天和以后好几天，头一件事就是上山至报刊阅览室看报纸新闻。看报的人虽然互不相识，也情不自禁地在一起讨论起来。有人说，8日晚上汉口江汉关等处也聚集过许多人。过了几天，靡靡之音的“桃花江”，居然也从大街商店喇叭中消失了。听说汉阳门到江汉关的轮渡上，中学生正在募捐慰劳29军。大概个把星期以后，报纸登出海报，汉口一家大戏院，上演剧作家顾无为编的话剧《卢沟落日》。标价法币一元，观看的人争先恐后。对于住公寓的人来说，一元法币是五天的食宿费，也有人决心去看。

这时，我是一个落后的书斋式小知识分子。我上小学的时候家庭是中小地主。府城乙种师范毕业的父亲早年去世，家景衰落。我主要是接受封建教育，与“诗云子曰”打交道。但阅读能力增加，也使自己粗知世事。社会生活现实的矛盾，不能不在思想上产生矛盾。国学、故纸堆中的空虚、宁静，抵挡不过客观环境变化的强烈刺激。甲午战争、马关条约、二十一条、“五·九”国耻等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说来自己已经并不陌生。“九·一八”时，从县城里偶然见到公务人员衣袖上带个黑箍，缝着“国难”字样。后来才听说，日本军队一个早晨占据了东北三省。就在这以前以后，也见过衣袖上带白箍的差人下乡，醒目的大字是“剿匪”。官方报纸上经常宣传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在持中间态度的知识分子中，也有人蒋介石很不恭维。上年6月，两广军队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子开进湖南边境。

湖南省主席，也就是临时脱下军装、换穿长袍马褂、给我们演讲《大学》章句的国专校长何键，他先是骑墙观望，然后宣布“拥护中央”。蒋介石软硬兼施把对方压下去了，人们觉得北上抗日理直气壮，但庆幸避免了一场战争灾祸。在国专那样落后的角落，同学中也有人私下谈论“祖龙将死，中国将变”。这是用秦代术士骂秦始皇“今年祖龙死”的话来骂蒋介石了。

以前我上过半年县立师范补习班，每星期一全校师生要集合做“朝会”，齐唱“三民主义，吾党所宗……”国专课程经史哲文都是老古董，与它们平列的《党义》一门，由一位姓陈的国民党省党部要员讲授。他发的讲义中，记得有“三民主义的连环性”一节，我当时感到很像中学生的命题作文。三民主义也好，“党义”也好，都引不起我的兴趣。对于蒋介石，说不上有何认识。蛇山漫步中，某次走近陈友谅墓，忽然有感，很快哼出一首《过陈友谅墓》的诗。到陕北以前写的诗都忘得无影无踪了，惟独这一首有时想起来念一念：“紫荆山上孝陵园，碣石崔巍车马喧。黄鹄矶畔汉帝墓，杞棘荒圯无人过。我来凭吊读遗碑，老鸟哑哑相和吹。碑上淋漓云何事，似叹英雄不得志。鄱阳一战功未成，泰山鸿毛从此分。吁嗟乎！垓下若教刘邦死，如今楚帝称项羽。”开头两句点出了南京和那个人的地位，收尾两句是前人所说的“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”。蒋倘若当初失败了，如今也是个“寇”。这和“祖龙将死”的意思差不多。反感，但不带特定色彩。报纸上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说“剿匪”了。刊物上有过反驳“联合阵线”的文章，我当然不知何谓“联合阵线”，但大致也可以揣想出那是针对共产党的主张讲的。后来同样的文章也很少见到。华北情况怎样，以前我不曾留心。表面上很平静，若无其事，只有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大火炉热浪的冲击。我就是在这种形势和思想状况下经历上述黄鹤楼下的“七·七”事变的。

前个把月，我已经打算回家了，等待家里筹寄路费。正在这时，一位姓魏的小同乡，念完长沙岳云高中，来武汉参加大学招生统一考试。他要我等他考试结束以后一块走。需要的钱由他借给，并请我去汉口看“卢沟落日”。“卢沟晓月”被认为燕京八景之一，由来已久。剧作改“晓月”为“落日”，与品评风景无关，是在用这个形象说出中日战争的结局，中国必胜，日本必败，日本的太阳将在卢沟桥坠落下去。进入剧场，楼上楼下，满满当当，座无虚席。剧情变化中，忽然一架飞机从观众背后高处直冲舞台，同时发出轰隆响声，引起一阵骚动。创作上这种小手法，看来也产生了刺激性效果。演出结束，观众走出剧场，热烈议论。虽然谁都知道它不真实，也愿意从中感到一点满足。

回到家乡，已经是7月底或8月初。农民收过早稻，生活暂时安定。邻里亲朋来谈，问起消息，我首先就告诉他们黄鹤楼下所见那一幕。乡村没有报纸，外面消息不过偶有传闻。家在山区，县城有熟人和可以阅报的简陋“民

众图书馆”，相距二十华里，过几天才去一次。在确知中国抗战全面打起来以后，意识到了自己的书斋生活将要变，但是如何变，变到哪里去，一派茫然。

青島地下黨